

新质生产力、劳动生产率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研究

王晓婷

青海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青海 西宁

收稿日期: 2026年6月30日; 录用日期: 2026年8月5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25日

摘要

新质生产力是城乡经济均衡发展的桥梁。论文基于新质生产力内涵构建指标体系, 分析2013~2023年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新质生产力水平, 运用中介效应模型, 探讨新质生产力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作用机制。研究发现: ① 新质生产力发展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该结论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 ② 中介效应检验证实, 新质生产力发展可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作用机制影响城乡收入差距; 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对优化区域布局具有重要作用, 未来应将城乡统筹发展目标与新质生产力培育相结合, 着力发挥新质生产力在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中的积极影响。

关键词

新质生产力, 城乡收入差距, 中介效应, 劳动生产率

A Study on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Labor Productivity, and Urban-Rural Income Gap

Xiaoting Wa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Qinghai Normal University, Xining Qinghai

Received: June 30, 2026; accepted: August 5, 2026; published: August 25, 2026

Abstract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serves as a bridge for balanced economic development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Based on the connot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indicator

文章引用: 王晓婷. 新质生产力、劳动生产率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研究[J]. 可持续发展, 2026, 16(8): 230-240.
DOI: 10.12677/sd.2026.168284

system to analyze the level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n 31 provinces of China from 2013 to 2023, and uses a mediating effect model to explore the impact and mechanism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on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The study finds that: ①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narrowing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and this conclusion remains valid after robustness tests; ② the mediating effect test confirm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can influence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through the mechanism of improving labor productivity. The enhance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optimizing regional layout. In the future, goals of coordin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should be combined with the cultiv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focusing on leveraging its positive impact in promoting coordin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Key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Urban-Rural Income Gap, Mediating Effect, Labor Productivit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但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依然突出,其中城乡收入差距作为核心症结,持续影响着社会公平与分配结构优化目标的实现。传统生产力模式下的增长动能已难以从根本上破解这一长期性、结构性难题,亟需寻求新的发展思路与突破路径。在这一关键时期,以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为核心特征的新质生产力蓬勃兴起,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新质生产力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革新,更是发展范式的根本转变。它通过科技创新主导,特别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前沿科技的深度融合与广泛应用,能够有效打破城乡间地理与制度壁垒,重塑城乡经济关系。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能够促进城乡间知识、技术、数据和资本等关键要素的流动与共享,助力弥合城乡“数字鸿沟”。通过智慧农业、农村电商、远程教育、数字文旅等新业态的培育,可以提升农业生产效率、拓展农产品市场、增加农民就业机会,并改善农村人力资本质量。这些效应共同作用,有望从提升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等多个层面,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产生系统性影响。然而,新质生产力的增收效应并非自动实现。城乡间在基础设施、技术接入、人力资本等方面的既有差距,可能影响新质生产力红利的均衡分享,甚至产生新的“数字鸿沟”风险。因此,科学系统地研究新质生产力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内在机制、作用条件与实现路径,对于在新发展阶段有效引导其发挥缩小差距的积极作用,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紧迫性。

新质生产力是近年来在我国经济转型背景下提出的重要概念,其内涵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深化。高帆(2023)将其定义为以先进技术、新型材料与创新工艺为核心,以提高生产效率、优化资源配置为特征的生产力形态,强调其对传统要素组合方式的根本性超越[1]。杜传忠等(2023)进一步指出,新质生产力不仅体现为技术创新,更涵盖商业模式与管理模式的系统性革新,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能[2]。在测度方面,现有研究主要从要素维度构建综合评价体系。曾立和谢鹏俊(2023)从劳动者素质、劳动资料智能化和劳动对象拓展三个层面构建指标体系,强调高素质人力资本与前沿技术应用的关键作用[3];徐政等(2023)则引入创新投入、数字基础设施及产业协同等指标,以反映新质生产力的系统性与网络化特征

[4]。这些测度方法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但多数仍处于探索阶段,尚未形成统一标准。新质生产力的经济效应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增长与结构转型层面。多数研究认为,新质生产力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培育新兴产业和促进资源再配置,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注入新动能[5]。在高质量发展方面,新质生产力被视为实现创新驱动、绿色低碳与包容增长的核心路径[6]。值得注意的是,少数研究开始关注新质生产力对区域与城乡发展的影响。例如,有学者指出,新质生产力能够通过技术扩散与产业关联,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优化区域分工格局;也有研究提示,若缺乏有效制度引导,技术进步的收益可能因初始条件差异而在城乡间分配不均,甚至加剧区域分化。

城乡收入差距作为衡量社会公平与经济均衡发展的重要指标,历来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从测度方法来看,现有研究已形成较为成熟的指标体系。王国定等(2022)指出,基尼系数、泰尔指数与城乡居民收入比是反映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核心指标,其中基尼系数能够综合反映整体收入分布状况,而城乡收入比则直观展现了城乡居民收入的相对差距[7]。邹秀清等(2023)进一步区分了绝对收入差距与相对收入差距的测量意义,认为前者直接体现了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额,而后者通过收入比例或增速差异揭示了更深层次的结构性不平等[8]。在演进趋势方面,多数研究认为,尽管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速近年来持续高于城镇,但城乡居民收入的绝对差距依然显著,反映出城乡二元结构的深层矛盾尚未根本解决[9]。这一差距不仅是经济增长的副产品,更与制度性壁垒、要素市场分割及公共服务不均等密切相关。在影响因素方面,现有研究主要从产业结构、城镇化进程、政策干预及技术变革等角度展开。产业发展不均衡被认为是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尤其是传统农业与现代服务业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差异[4]。城镇化在促进资源集聚的同时,也可能因要素单向流动而加剧城乡收入分化[6]。此外,数字经济等新业态的兴起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了复杂影响:一方面,数字技术通过促进信息流动与市场接入,为农村居民提供了新的增收渠道;另一方面,城乡间数字基础设施与人力资本差异可能导致“数字鸿沟”,反而强化收入不平等[5]。

现有文献大多聚焦于新质生产力的定义、测量方法和理论逻辑等方面,新质生产力对经济与社会的外部效应的实证研究较少。新质生产力在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平衡城乡收入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10],深入挖掘新质生产力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进程中的潜在价值和作用,对于实现分配结构优化具有理论与现实价值。基于此,本文利用2013~2023年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不含港澳台地区数据)面板数据,基于新质生产力内涵构建了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探讨新质生产力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作用机制。研究可以为新质生产力对城乡协调发展的探讨提供理论和实证支持,其结论可为新质生产力推动城乡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和共同繁荣提供理论和政策借鉴。

2.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说

新质生产力作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源泉,正在通过多重途径直接影响城乡收入差距。首先,新质劳动力的提升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新兴产业的迅速发展与员工个人能力的提高可以改变城乡劳动力市场,劳动力结构的优化不仅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还为城乡居民提供更多高质量的就业机会,随着农村劳动力技能水平的增强和薪资的增长,城乡收入差距逐渐缩小。其次,新质劳动资料的优化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产生显著影响。随着互联网和数字科技在农村的广泛应用,农村居民能够更加便捷地获取市场信息和资源,从而提升他们在现代经济活动中的参与度和竞争力[11]。智能化的交通、物流和信息网络建设加速了城乡之间的物质和信息流动,使得城市的消费需求能够更直接地传导至农村生产端,而农村劳动力也更容易融入城市经济活动中[12]。这种双向要素流动不仅推动了城乡经济的整合,也增强了农村地区的经济活力[13]。随着社交网络、文化资本和技术知识等无形资产在农村的积累,城乡收入差距逐渐缩小。最后,新质劳动对象的变化加速促进城乡经济融合发展。技术研发与创新推动了农村

传统产业的升级和扩展,使经济结构趋向多元化[14]。现代加工技术的应用能够提升农村初级农产品的附加值,进而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农村经济摆脱对传统农业的单一依赖[15],城市消费需求与农村生产能力的有效对接,进一步加深了城乡经济联系。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假说 1。

假说 1: 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新质生产力与劳动生产率提升存在天然的内在逻辑关联,城市在培育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可通过引进高新技术、优化生产流程等方式显著提高劳动者生产效率[16]。依据创新扩散理论,技术创新不仅在空间上向外辐射,还能依托要素流动向农村地区渗透,城市新质生产力发展产生的技术扩散与技术转移效应,重塑农村传统生产模式。农村地区承接城市外溢的先进技术与创新成果后,推动农业生产实现现代化、规模化、智能化转型,改造传统粗放式人力生产方式,依托智能农业、生物育种、数字植保等技术提升农业单位劳动力产出水平,补齐农业劳动生产率短板。同时,新质生产力依托数字技术与技术外溢效应带动农村产业数字化与三产融合,催生农村电商、乡村智造、休闲农业等非农产业新业态,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低效率农业部门转向高效率非农岗位,通过结构升级进一步提升农村整体劳动生产率。在此过程中,城乡劳动生产率差距逐步收敛,劳动边际报酬趋于均等,最终推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缩小。据此提出假说 2。

假说 2: 新质生产力通过提升劳动生产率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3.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3.1. 数据来源

选取 2013~2023 年全国 31 个省级行政区(不含港澳台地区数据)面板数据为样本,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以及《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和各省(区、市)历年统计年鉴,针对个别省(区、市)某些年份有关数据缺失值,采用插值法补齐。

3.2. 变量说明

3.2.1. 解释变量: 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NQP)

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质变为基本内涵,借鉴现有学者[17],构建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如表 1 所示,并运用熵值法确定各层级指标权重,计算出各省份 2013~2023 年新质生产力发展指数。第一,劳动者。新质生产力理论中,劳动者个体维度基于理论、技能和效率三个层面。因此,选用人均 GDP、人均工资、第三产业就业比重、高等教育人数占比、教育经费强度、在校学生结构、创新人力投入、创业活跃度 8 个指标衡量劳动者指标。第二,劳动对象。新质生产力理论中,劳动对象主要体现新质产业和生态环境方面,劳动对象只有得到更加高效、可持续运用,才能有效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因此,选用企业信息化水平、新兴战略产业占比、机器人安装密度、绿色资源、环境保护力度、污染防治质量、绿色发明成果 7 项指标。其中,新兴战略产业占比采用新兴战略产业增加值与 GDP 比值衡量。第三,劳动资料。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大量生产资料积累,生产资料不仅包括人们用以改变和影响劳动对象的一切物质资料,还包括协助劳动者将力量传导至劳动对象以实现创造力的无形生产资料。因此,选用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基础设施、能源强度、绿色能源消耗水平、污染防治潜力、人均专利数量、新产品经济投入、数字经济、企业数字化等九项指标。其中,绿色能源消耗水平采用空间向量夹角构建能源消费结构低碳化指数进行衡量;数字经济指数从互联网发展和数字金融普惠两个维度综合衡量数字经济水平;企业数字化则通过分析上市公司年报中与数字化相关的关键词,将企业定位到省级层面,并对关键词词频进行加总取平均值来进行测度。

Table 1. Evaluation indicator system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表 1. 新质生产力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衡量方式	属性
新质 生产力	劳动者	人均 GDP	GDP/总人口	正
		人均工资	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正
		第三产业就业比重	第三产业就业人数/总就业人数	正
		高等教育数占比	人均受教育年限	正
		在校学生结构	在校学生数/人口总数	正
	劳动对象	企业信息化水平	电子商务交易额/企业总数	正
		新兴战略产业占比	新兴战略产业增加值/GDP	正
		机器人安装密度	地区工业机器人安装数 × (地区工业就业人数/全国总就业人数)	正
		绿色资源	森林覆盖率	正
		环境保护力度	环境保护支出/政府公共财政支出	正
		污染防治质量	工业废水治理设施(套)	正
			工业废气治理设施(套)	正
		污染物排放	二氧化硫排放/GDP	负
			废水排放/GDP	负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GDP	负
	传统基础设施	传统基础设施	公路里程	正
			铁路里程	正
		数字基础设施	光纤长度	正
			人均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	负
	劳动资料	能源强度	能源消耗量/GDP	正
		人均专利数量	专利授权数量/总人口	正
		新产品经济投入	R&D 经费支出/GDP	正
		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指数	正
		企业数字化	企业数字化水平	正

3.2.2. 被解释变量：城乡收入差距(Theil)

泰尔指数运用熵的概念来评估城乡收入差距，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的测算采用了泰尔指数方法，以兼顾人口结构及收入变化的综合影响。其计算公式为：

$$\text{Theil}_u = \sum_{j=1}^2 \left(\frac{p_{ij,t}}{p_{i,t}} \right) \ln \left(\frac{p_{ij,t}}{p_{i,t}} \frac{Z_{ij,t}}{Z_{i,t}} \right) \tag{1}$$

其中， Theil_u 表示 i 省份 t 时期的城乡收入差距， $p_{ij,t}$ 代表 i 省份 $j=1$ 或农村($j=2$) t 时期的总收入， $p_{i,t}$ 代表 i 省份 t 时期的总收入， $Z_{ij,t}$ 代表 i 省份($j=1$)或农村($j=2$)人口， $Z_{i,t}$ 为 i 省份 t 时期总人口。为消除价格波动的影响，各地区城乡收入已按对应省份的城乡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平减调整。该指数值越小，说明城乡收入差距越小；反之，则差距越大。

3.2.3. 中介变量：劳动生产率(Labor)

本文选取劳动生产率作为中介变量，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在新质生产力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助于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通过引入现代农业技术和智能化设备，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创造了更多的高收入就业机会，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提升了农民的收入水平，使得城乡收入差距缩小。本文以实际生产总值与就业人员的比值对劳动生产率进行测度[18]。

3.2.4.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① 政府干预程度。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程度会间接影响城乡收入差距，本文以政府财政一般支出与 GDP 比值代表政府干预程度，用 gov 表示。② 对外开放程度(open)：对外开放能够通过吸纳农村劳动力、拓展农产品外销渠道作用于城乡收入差距，本文以货物进出口金额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表征对外开放水平。③ 产业集聚程度(inu)：产业集聚通过就业吸纳、要素空间重构影响城乡收入分配格局，本文以区域就业人员数量与行政区面积的比值衡量产业集聚程度。④ 社会消费水平(cov)：内需市场规模变化能够带动乡村产业发展进而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均衡水平，本文采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表征社会消费水平。⑤ 创新水平(innov)：创新活动带来的技术变革会改变城乡要素回报水平，进而作用于城乡收入差距，本文采用国内发明专利申请受理量的对数值衡量创新水平。

3.3. 模型设定

本文构建面板回归模型如下，考察新质生产力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text{Theil}_{it} = \alpha_0 + \alpha_1 \text{NQP}_{it} + \alpha_2 X_{it} + c_i + u_t + \varepsilon_{it} \quad (2)$$

式中：NQP_{it} 是 i 省份 t 时期新质生产力水平；X_{it} 是一系列控制变量；c_i 为个体效应，u_t 为时间效应；ε_{it} 为误差项；α₀ 是常数项，α₁ 是解释变量的系数；α₂ 是控制变量的系数。为考察省份新质生产力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检验假说 2，采用中介效应模型[18]考察劳动生产率在新质生产力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中介效应，具体的中介效应模型如下：

$$\text{labor}_{it} = \beta_0 + \beta_1 \text{NQP}_{it} + \beta_2 X_{it} + c_i + u_t + \varepsilon_{it} \quad (3)$$

$$\text{Theil}_{it} = \lambda_0 + \lambda_1 \text{NQP}_{it} + \lambda_2 \text{labor}_{it} + \lambda_3 X_{it} + c_i + u_t + \varepsilon_{it} \quad (4)$$

式中：labor_{it} 是劳动生产率；β₀、λ₀ 为常数项，β₁、β₂、λ₁、λ₂、λ₃ 分别为对应变量系数。式(2)~(4)和基准模型式(2)共同构成了文中的中介效应模型。

4. 实证结果与分析

4.1. 基准回归结果

表 2 为新质生产力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基准回归结果。其中，列(1)是未添加控制变量回归结果，列(2)为添加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无论是否增加控制变量，NQP 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中国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对于城乡收入差距泰尔指数的增加有负向影响，由此验证假说 1，即中国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具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积极效应。

4.2.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本文选取劳动生产率作为中介变量，检验新质生产力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传导机制，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列(1)结果显示，新质生产力系数在 1% 水平显著为负，总体上新质生产力能够显著降低泰尔指数、收敛城乡收入差距。列(2)结果表明，新质生产力对劳动生产率存在显著正向促进作用，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利于推动生产效率提升。列(3)将新质生产力与劳动生产率同时纳入模型后，劳动生产率系数显著为负，

而新质生产力的直接效应不再显著。综合判断，劳动生产率发挥完全中介效应。表明新质生产力可以通过推动劳动生产率提高，进而推动城乡收入差距缩小。

Table 2. Results of the benchmark regression test
表 2. 基准回归检验结果

	(1)	(2)
	Theil	Theil
NQP	-0.060** (-2.579)	-0.048*** (-2.598)
open		-0.026** (-2.126)
gov		0.086*** (3.973)
inu		0.002 (0.105)
cov		0.051*** (2.911)
innov		-0.025*** (-13.367)
_cons	0.095*** (17.151)	0.299*** (12.637)
N	341	341
R ²	0.021	0.435

注：*p < 0.1，**p < 0.05，***p < 0.01。

Table 3. Results of the mediating effect test
表 3.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1)	(2)	(3)
	Theil	Labor	Theil
NQP	-0.048*** (-2.598)	2.002*** (5.402)	0.006 (0.375)
open	-0.026** (-2.126)	-0.771*** (-3.114)	-0.047*** (-4.460)
gov	0.086*** (3.973)	-1.865*** (-4.264)	0.036* (1.918)
inu	0.002 (0.105)	-0.512 (-1.286)	-0.012 (-0.701)
cov	0.051*** (2.911)	-2.295*** (-6.484)	-0.011 (-0.672)

续表

innov	-0.025*** (-13.367)	0.549*** (14.429)	-0.010*** (-5.076)
Labor			-0.027*** (-11.229)
_cons	0.299*** (12.637)	-2.823*** (-5.906)	0.223*** (10.617)
N	341	341	341
r ² _w	0.435	0.586	0.601

注：*p < 0.1，**p < 0.05，***p < 0.01。

4.3. 稳健性检验结果

为进一步证明研究结果的准确性，本文采用对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进行缩尾处理进行稳健性检验，表 4 为检验结果。结果与上文实证分析保持一致，表明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这一结论具有稳健性。

Table 4. Robustness test

表 4. 稳健性检验

	(1)
	Theil_w
NQP_w	-0.047** (-2.587)
open	-0.026** (-2.141)
gov	0.088*** (4.099)
inu	0.002 (0.114)
cov	0.052*** (2.998)
innov	-0.025*** (-13.362)
_cons	0.295*** (12.628)
N	341
R ²	0.437

注：*p < 0.1，**p < 0.05，***p < 0.01。

4.4. 异质性检验

结合我国东、中、西部资源禀赋、城乡发展基础差异较大，新质生产力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可能存在区域分化，本文将样本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开展分组回归，检验结果见表 5。东部地区、中部地区新质生产力系数虽为负值，但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在东部与中部区域，新质生产力暂未发挥显著收敛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西部地区新质生产力系数在 1%水平显著为负，说明发展新质生产力能够有效缩小西部城乡收入差距。究其原因，东部城乡一体化程度较高，城乡收入差距处于低位，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增收的边际空间有限；中部地区城乡要素流通渠道不畅，新质生产力的普惠效应难以充分向乡村传导；而西部地区城乡发展落差较大，借助新质生产力培育乡村新业态、盘活乡村资源，能够充分释放后发优势，带动农村居民增收，推动城乡收入差距收敛。总体来看，新质生产力改善城乡收入分配的效应集中体现在西部地区。

Table 5. Heterogeneity analysis
表 5. 异质性分析

	(1)	(2)	(3)
	Theil	Theil	Theil
NQP	-0.013 (-0.676)	-0.023 (-0.667)	-0.115*** (-3.082)
open	-0.015 (-1.415)	-0.220*** (-5.017)	-0.017 (-0.404)
gov	-0.086* (-1.794)	-0.102*** (-2.998)	0.154*** (4.790)
inu	-0.043 (-1.177)	0.045* (1.922)	0.057 (1.494)
cov	0.043 (1.545)	0.078*** (3.783)	0.105*** (2.865)
innov	-0.021*** (-7.012)	-0.019*** (-7.288)	-0.031*** (-8.609)
_cons	0.299*** (7.042)	0.268*** (9.078)	0.289*** (7.108)
N	121	88	132
R ²	0.441	0.647	0.550

注：*p < 0.1，**p < 0.05，***p < 0.01。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5.1. 结论

新质生产力在推动城乡经济的均衡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基于 2013~2023 年全国 31 个省级行政区(不含港澳台地区数据)面板数据，探究中国新质生产力演变特征及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验证了两个假说，主要结论如下：① 中国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在整体上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对

核心解释变量以及被解释变量缩尾处理后依然成立,表明新质生产力水平提升为在省级尺度上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起到积极作用。② 中介效应检验证实,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可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等作用机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5.2. 政策建议

中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为实现经济增长与城乡均衡发展的关系提供了重要支撑,在推进分配结构优化的实践中,中国的经济发展需要兼顾“效率”与“公平”:新质生产力通过提升劳动生产率和推动技术创新,优化产业结构,推动智能化、数字化技术的广泛应用,带动了生产效率的整体提升,为城乡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新质生产力建设背景下,区域发展亟待顺应资源要素空间集聚的发展趋势,促进区域内资源要素合理流动。依托新质生产力的提升,推动城乡经济均衡发展,实现城乡融合与分配结构优化的建设目标。

基于本文研究结果,可提出以下两点政策启示:① 将实现分配结构优化、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目标愿景和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结合起来,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形成区域分层推进机制。根据地区资源禀赋、产业基础 and 市场需求,发展符合地区特色的新质生产力,使中国在推进新质生产力布局的过程中实现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实证结果显示,新质生产力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效应存在明显区域异质性,仅在西部地区显著成立。因此应当实施差异化区域政策:西部地区要充分发挥后发优势,依托特色资源推动新技术、新产业向县域乡村下沉,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引导发展红利惠及农村居民;中部地区着力破除城乡要素流动壁垒,推动城市产业链向县域延伸,完善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体系,打通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增收的传导通道;东部地区依托雄厚科创基础大力发展都市现代农业与乡村新业态,推动创新资源向农业农村倾斜,健全城乡利益共享机制。同时强化跨区域协同联动,引导东部创新要素有序向中西部转移,各地立足比较优势布局特色产业,因地制宜释放新质生产力促进城乡均衡发展的潜力。② 强化新质生产力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优化各种要素的供给结构,尤其是人才和技术等创新要素,确保土地、资本、技术等要素在区域和行业间的高效配置。加强对新质生产力相关产业的技术转移和创新政策支持,通过科技要素下乡、促进科技赋能农业生产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新质生产力塑造的资源配置优势成为城乡均衡发展的新动力。

参考文献

- [1] 高帆.“新质生产力”的提出逻辑、多维内涵及时代意义[J].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23, 14(6): 127-145.
- [2] 杜传忠, 疏爽, 李泽浩. 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分析与实现路径[J]. 经济纵横, 2023(12): 20-28.
- [3] 曾立, 谢鹏俊.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出场语境、功能定位与实践进路[J]. 经济纵横, 2023(12): 29-37.
- [4] 徐政, 郑霖豪, 程梦瑶. 新质生产力助力高质量发展: 优势条件、关键问题和路径选择[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49(6): 12-22.
- [5] 刘志彪, 凌永辉, 孙瑞东. 新质生产力下产业发展方向与战略——以江苏为例[J]. 南京社会科学, 2023(11): 59-66.
- [6] 戴翔. 以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J]. 天津社会科学, 2023, 6(6): 103-110.
- [7] 王国定, 陈祥, 孔欢. 城乡收入差距与人口老龄化的时空关联——基于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分析[J]. 经济问题, 2022(7): 44-53.
- [8] 邹秀清, 葛天越, 孙学成, 等. 城乡收入差距、消费差异与碳排放效率——以京津冀地区为例[J]. 软科学, 2023, 37(7): 104-110.
- [9] 王泽昊, 姚健, 孙豪. 城乡收入差距、消费倾向与消费结构升级[J]. 统计与决策, 2022, 38(15): 51-54.
- [10] 侯冠宇, 张震宇. 新质生产力赋能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关键问题与现实路径[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41(3): 93-100.

- [11] 荆文君, 孙宝文. 数字经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个理论分析框架[J]. 经济学家, 2019(2): 66-73.
- [12] 彭翀, 林樱子, 顾朝林. 长江中游城市网络结构韧性评估及其优化策略[J]. 地理研究, 2018, 37(6): 1193-1207.
- [13] 沈费伟, 袁欢. 大数据时代的数字乡村治理: 实践逻辑与优化策略[J]. 农业经济问题, 2020(10): 80-88.
- [14] 赵伟, 黄兰, 李威, 等. 中国乡村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分异及其驱动因素[J]. 经济地理, 2023, 43(3): 68-77.
- [15] 王金伟, 陆林, 王兆峰, 等. 新质生产力赋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理论内涵与科学问题[J]. 自然资源学报, 2024, 39(7): 1643-1663.
- [16] 黄茂兴, 李军军. 技术选择、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J]. 经济研究, 2009, 44(7): 143-151.
- [17] 王珏, 王荣基. 新质生产力指标构建与时空演进[J]. 西安财经大学学报, 2024, 37(1): 31-47.
- [18] 温忠麟, 叶宝娟. 中介效应分析: 方法和模型发展[J]. 心理科学进展, 2014, 22(5): 731-745.